

编者按：这里湖水澄澈、草色青青、鲜花遍野、牛羊成群……一幅充满生机的画卷在雪山草甸间徐徐展开，大自然的魅无处不在。本期让我们一起走进这片广袤的土地，去感受——

雪域高原上的热烈

一部镌刻在高原上的生命史诗

盛新虹



合上《雪山大地》的最后一页，那片瑰丽的高原图景仍在眼前挥之不去。杨志军笔下的沁多草原在夏日绽放出惊心动魄的生命力：“蕊红瓣白的点地梅左一片右一堆，像铺满了不规则的花地毯。一簇簇的红景天升起来，绿的花苞、红的花蕾、白的花瓣，恣意地烂漫着……可以想见那儿的花海草浪正在蹦跳着早獭和野兔、雪貂和马鸡。”一幅用文字绘就的流动唐卡，将青藏高原原始的谱系与清透、以排山倒海之势展现给读者，在雪山草甸间织就了一幅壮阔的民族史诗画卷。

这片被誉为“世界屋脊”的神秘之地，始终以父性、母性的伟大力量滋养着万物生灵。生长于斯的杨志军，作为一个完全融入藏族牧人精神世界的汉族人，他的心里耸立着包括喜马拉雅山群在内的所有山脉，也流淌着三江之水、雅江之清、湖泽之光。《雪山大地》是他依托自己四十多年的藏地生活经验，加上不间断的采风积累，精心淬炼而成的作品，获得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小说将青海藏族牧区几十年来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发生的改天换地的变化，以及当地民众生产生活方式、身份地位及价值观的沧桑巨变，还有以“父亲、母亲”为代表的三代人在这片土地上耕耘建设的日日夜夜展现在读者面前，体现了民族团结进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与价值追求。

人物塑造的多元视角构成了小说的独特张力。父亲强巴的形象犹如雪峰般



▲《雪山大地》
杨志军 著
作家出版社

巍然矗立，这位援藏干部恪守使命，默默扎根基层，他建立草原第一所学校的身影，规划新型城镇的蓝图，防止草场退化的执着，最终化作墓碑上永不褪色的铭文。与之相辉映的是母亲形象，这位白衣天使以医者仁心在麻风病区点亮生命之光，直至将自己燃成灰烬。藏族头人角巴打破传统藩篱，不仅慷慨解囊协助建立学校和福利院，更以超越民族的大爱说服牧民送自己的子女上学。此外，还有舍己救人的赛毛、充满智慧的才让等角色，共同构筑起一个真善美的精神高原。

书中塑造了众多鲜活的人物形象，他们有着不同的身份，怀揣着不同的理想。尤为动人的是，这些人虽然各有不同，却展现出三个共同特质：如牦牛毛帐篷般质朴厚重的品格，似格桑花般顽强的生命力，堪比雪山融水般清澈的奉献精神。正是这些金子般闪耀的高贵品质，犹如雪山融化的清泉，潺潺流过心间，涤荡着每一个读者的灵魂。

在叙事结构上，小说呈现出多重维度的艺术特色。纵向以青藏高原百年变迁为背景，通过两个家庭三代人的命运轨迹，构建草原发展的宏大叙事，展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过程。横向则以第一人称“我”的视角，将个人记忆，如父母、角巴的故事作为切入点，使宏大的时代主题具象化为鲜活的生命体验，如父亲建校殉职、母亲治疗麻风病等细节，让历史洪流中的个体光芒得以凸显。父母亲只是从全国各地赶来的建设者之一，他们那代人满怀激情忘我地耕耘着这片土地，奉献是一代人无悔的选择。父辈对脚下土地未来的想象，源于内心坚定的信念：“我生地球，仰望宇宙，大地为母，苍天为父，悠悠远古，漫漫前路，人人相亲，物物和睦，山河俊秀，处处温柔，四海五洲，爱爱相守，家国必忧，做人为首……”

作为融入当地生活的汉族人，作者自称从“苍茫记忆中抽取山的一石、水的一浪、地的一角”，以内视角深入牧区生活细节，如了解牧民对医生的崇拜；又以外视

角观察草原现代化进程，如学校、城市的建设等。这种内外交织的观察视角，既深入牧区生活肌理，又客观记录草原变迁，形成独特的文化交融景象，也赋予作品厚重的历史感，使其成为一部堪称“草原史诗”的著作。

自然描写与人文精神的水乳交融是这部小说的另一特色。作者描绘“花海草浪里蹦跳的早獭和野兔”，这不仅是自然生态写照，更是对生命自由的礼赞，让人对这片神奇的土地心生向往。又如描写“河面上飞翔着四五只鹰”，既构成视觉效果，又暗喻着守护与守望的精神。这种将自然之爱转化为人性之光的笔法，使雪山草原成为有温度的叙事主体，而不仅仅是故事发生的背景板。

《雪山大地》是一部描述青藏高原壮丽景观和藏族人民生活的长篇小说，有着浓郁的民族生活气息，洋溢着蓬勃的民族精神，同时也是一部抒写时代、讴歌父辈的厚重之作。作者曾坦言：“我想用父辈们的荣光唤醒我们的理想，用拓荒者的篝火映亮今天的夜空，用历史的脚印延伸时代的步伐，以此来关照人性的丰饶与光芒。”在城市化的进程中，这部作品犹如一面澄明的镜湖，映照出历史深处的人性光芒，也折射出对未来的深沉思考。这正是作者耗费多年，写下这部长篇著作的意义。他期望能有更多的共情者，在故乡的广袤土地上，延续一代比一代更加葳蕤的传承。

援藏工作的诗意记录

陈裕



▲《从0到5000米——一位援藏人的雪域诗路》
浙江人民出版社
陈裕 著

灵变化的过程，深入思考生命意义和人生目标。

本书是个人记忆的叙事升华，更是群体记忆的文学建构。有读者评论这部诗集“忠实记录了援藏工作实践和对口支援工作给西藏带来的发展变化”。作者从2013年赴那曲市工作，用百余首诗歌写出了那曲市从基础设施到民生福祉的巨大变化，也写出了国家支援西藏地区建设的伟大壮举。作者的工作是“援藏”，诗歌所关注的焦点也是西藏的自然风物与生活

场景。援藏篇的篇幅虽不是最长，却是全书分量最重的部分，字字珠玑，真实还原了援藏工作的详情，体现出诗人对西藏全方位的观察与深入，同时彰显了其作为援藏工作的参与者视角和写作立场。诗歌应当是现实主义与生命体验的交融，作者写出了“真实的西藏”和“援藏人的普遍情感经历”，让诗歌本身具有超越旅游式的、输出猎奇或口号类的情感，与现实主义文学所追求的“真实感”十分契合。阅读本书时让人感同身受、身临其境，这是书中的诗意“源于诗人真切的生命体验”。

诗歌语言的意境隐喻着精神内核，本书阐述着深刻的精神意象。如《行走在通往天堂的道路上》写道：“每个人都行走在通往天堂的道路上/像一盏酥油灯，用生命微弱的光/照亮自己也照亮别人”，与援藏干部“燃烧自我、照亮他人”的奉献精神

相统一。又如《把归宿选在雪域》中：“贴近它的肌肤/才能读懂藏在岩画里最古老的密码”，为援藏工作的开展点明了方向，也进一步表明当地生活的沉淀是理解地方文化的基础。还有《央央仁的幸福生活》：“每个帐篷都装满了幸福/热气腾腾地溢出来/填满了整个星空”，作者通过帐篷与天空的关联，将牧民的生活场景具象化，体现了诗歌写实的文关怀。

本书是一部兼具文学性、纪实性与思想性的诗集。它用真情实感、质朴而纯净的语言和切身体验的洞察，跨越了地域界限，完成了地理空间到心灵挖掘的诗意递进。这本书不仅让读者对西藏地区、援藏工作、援藏干部的了解有所深入，更能让人在诗句中获得精神鼓舞和民族团结的喜悦之感。因此，本书无疑具有映照现实的生命力。

描绘新时代乡村振兴图景

孙功俊



柳岸的长篇小说《天下良田》以50多万字的篇幅，以高标准农田建设为主线，展开了一幅当代乡村振兴的建设画卷。小说以陈胡县农开办为叙事核心，通过三代农民、基层干部与县乡公务员的多维视角，记录党的惠民政策落地生根的过程，探索农业发展的新模式，全景式展现了中原农村十年间，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化转型的史诗性变革。

小说开篇，一场突如其来的村民冲突，让县里的重点项目遭遇了严重的挫折，让刚上任的农开办主任陈殊陷入了困境。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陈殊凭借自己的智慧，一步步化解村民的疑虑和矛盾，最终赢得了村民的信任，也让项目得以重启。而这只是陈殊上任后面临的第一个挑战。作者以细腻的笔触，呈现了农村基层工作的艰辛。主人公陈殊的形象鲜明突出。工作中，她展现出智慧、韧劲与担当，稳扎稳打，将中低产田改造成全省的标杆。她全身心投入事业中，有时难免会对家庭有所疏忽。面对母亲病重的情况，她内心的愧疚与挣扎，令读者感同身受。最后，她积极投身于乡村振兴的伟

大事业，成为新时代基层干部扎根乡村的生动缩影。

作为陈殊在褐村的“合作伙伴”，褐天瑞的形象同样立体。他曾经是优秀村干部，却因种种原因而颓废消极，失去了工作热情。陈殊的出现激活了他的责任感，为了村里的发展而振作起来。褐天瑞的形象既有悲剧色彩，也展现了人性的复杂性。

小说的核心线索是陈胡县的高标准农田建设，这一“小切口”里藏着“大主题”，既连接了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饭碗里的生计”，又串联起乡村社会的深层变迁。柳岸没有用宏大叙事淹没细节，而是用“农开办主任陈殊的一天”“褐村村民的土地纠纷”“高标准农田的亩产量计算”这些具体场景，让乡村振兴成为可感可知真切生活。

柳岸当过乡长，做了近六年的县农开办主任，亲手操刀过高标准农田改造项目。这种“在场者”的经验，让《天下良田》跳出了“旁观者”的乡土叙事，成为一部“带着体温的作品”。全书的深刻性在于对“良田”二字的诠释，它既是粮食生产的

根基，也是责任与良心的象征。“良田”的改造史，正是农村十年转型的缩影，从靠天吃饭的传统农耕，到“田成方、路成网”的高标准农田，再到“融合生态、旅游、文化”的田园综合体。土地的功能在扩展，人的观念也在变化。正如作者所言，是“对现实的文学样式展示”，更是对“粮食安全这一国之大事”的精神守护。

小说中，最动人的是农民对土地的认识。村民褐天瑞原本是抵触项目的“闹事者”，他觉得土地流转就是抢农民的饭碗，直到亲眼看到高标准农田亩产从800斤涨到1200斤，看到儿子回家当“新型农民”种大棚蔬菜，才终于明白“土地不是包袱，是能生金的宝贝”。这种转变是通过“主动申请加入合作社”的细节来展现的。柳岸用行动代替口号，写出了农民对土地的“重新发现”。

小说的语言蕴含着鲜明的地域特色，洋溢着浓郁的豫东风情。作者对乡土生活细节的精妙捕捉，为作品注入了较强的真实感。柳岸把豫东日常口语、俚语、谚语、土话，还有方言特有的修辞方式，融入叙事和对话。如“鬼不蛰蛋”“打渣滓”“井



▲《天下良田》
柳岸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巴凉水”“飞机上挂壶壶——高水平(瓶)”“哑巴骑驴——闷逼”等，形成一种浓厚的豫东风味。在叙事上，创造性地将政策推进的线性时间，与农耕文明的循环时间交织。这种时空结构的创新，暗示着传统农耕与现代管理的融合。

《天下良田》聚焦新时代乡村翻天覆地的史诗性变革，生动描述乡村故事，塑造有血有肉的典型人物，深刻表现中国农业文明的历史底蕴与时代特色，激活蕴含其中的文化基因。本书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为新时代乡村题材创作探索了更多可能，呈现出新的面貌。



莫让图书「众筹」变「众愁」

谢龙龙

目标金额10万元，已筹2020万元，支持人数8.76万人，看好9.39万人，项目更新17次……这是某众筹平台上图书《谜宫：如意琳琅图籍》的数据。近年来，图书众筹成为读者喜爱的购书方式及图书出版的新型模式。设计精美、立体互动、经典IP、赠品丰富、可供收藏……成为这类图书的特点和卖点。然而，货不对板、延期交付、价格虚高等现象层出不穷，让“众筹”变“众愁”，影响行业口碑和发展前景。

图书众筹是出版行业的尝试，也是对优秀作品和读者需求的挖掘。相较于传统出版，图书众筹由作者或出版方通过互联网众筹平台，向公众筹集资金以完成图书出版项目，改变了以往完全依赖出版社投入资金或作者自费出版的模式。借助众筹，一些小众、冷门的图书和作者突破了传统出版门槛和壁垒，找到了出版路径。对读者而言，有机会参与内容策划、图书出版过程，获得“股东”的身份感，增强了参与感和互动性。对出版社来讲，提前锁定消费者、发行量，可以避免库存积压，缓解财务负担。随着市场发展，图书众筹的策划品类、制作工艺等趋于高端化，具有较高的收藏价值和审美价值。

热潮之下暗流涌动，行业面临的信任危机也渐渐暴露出来。众筹项目一般设置“基础档”和“解锁福利”等消费等级，支持者根据金额获得不同回报，如限量签名版、毛边款、定制手签、限定周边等。一些项目利用营销手段制造奇货可居的假象，实则抬高价格，“背刺”支持者。优质出版资源过度集中于高价项目，也挤压了常规图书生存空间，特装书实际阅读体验未明显提升，有些因开本过大、纸张过重导致阅读不便而来之高阁。此外，实物与宣传不符、延期交付、以次充好等情况屡见不鲜，不仅损害读者权益，消解读者参与热情，更透支整个行业信誉，“众筹”正变成“众愁”。

深层次看，乱象丛生的根源是文化消费与商业运作之间的冲突。据报道，相比于国外的签名本、明信片等，国内的回报五花八门，包括听书机、苹果手机等，甚至赠品成为主角，回报远超图书本身价值。图书众筹的初衷是以精准需求驱动内容生产。出版方通过发行一些小众化、高品质的图书，聚拢一批爱书藏书的消费群体，实现双赢。但现实中，追求过度包装、夸大周边价值，实施变相涨价，众筹被异化为“商业噱头”和“圈钱工具”。当读者高价换来的回报是花里胡哨的周边“大礼包”、体验“开盲盒”的刺激、最后落灰的“装饰品”，图书众筹便从发起方与读者的“双向奔赴”变成了资本的“单向收割”。

破局的关键在于坚守内容为王的原则，重建双方的信任。当前，图书众筹陷入了重形式轻内容的恶性循环，本末倒置无异于饮鸩止渴。图书的本质是内容和阅读，只有靠内容取胜才能吸引读者、留住读者，被市场认可。如价格体系透明的《图解艺术百科》、经典IP文化积淀的《正子公也 三国·水滸》、优质内容聚合的《创业时，我们在知乎聊什么？》及技术创新应用的《故宫互动解谜游戏书系列》等，无一不是对商业价值与文化价值的统一、对内容底线和品牌品质的坚守，其证明内容价值回归、行业规范建设与品牌化运营是突破困境的关键路径。

早在2021年，国家新闻出版署启动实施出版融合发展工程，旨在引导出版业大力实施数字化战略，系统性推进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深度融合。今年3月，国家新闻出版署再度印发《关于组织实施2025年度出版融合发展工程的通知》。这给图书众筹提出了要求，指明了发展方向。

图书众筹不是一锤子买卖，行业发展要行稳致远，必须建立起良性的发展模式。书是读的，不是炒的，出版方、平台方、读者都要坚守图书众筹的初心。只有当平台方引入第三方担保机制，出版方聚焦提升内容品质，读者保持理性消费理念……才会让承诺兑现，让阅读回归，让众筹成为连接读者与好书的桥梁。



▲本图为AI制图